

# 一個換了腦筋的兵

文  
乃  
山

書叢統文年青

輯 一 第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

書叢抗文年青

輯一第

兵的筋腦了換個一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賣兒的老張·····     | ( 一 )  |
| 金戒指的故事·····    | ( 一三 ) |
| 給游擊隊帶路的小鬼····· | ( 二二 ) |
| 夜摸吳家寨子·····    | ( 四〇 ) |
| 一個換了腦筋的兵·····  | ( 五五 ) |
| 貧農會長趙滿囤·····   | ( 九一 ) |

## 賣兒的老張

一

窑洞裏生着個大的爐子，水壺在煤火上嘶嘶地響着。

七八個分地委員，坐在地上的黑毛氈上，拿着賬本撥着算盤上的珠子，計算着誰該分多少地。

貧農會長張長福是赤貧戶，大家都把他列在第一等裏，該分十四畝好川地。

張長福滿是綳紋的瘦臉上，叨着個小煙袋，擠着一絲笑容。

「我不要地，換別的行不行？」張長福咳嗽了兩聲，站起來，緊繃着個臉蛋子。

「你要什麼，你想分匹駱駝，上口外拉腳夫嗎？」小王哈哈的笑起來：「要不你就是看上那八驢子咧！」

「我拿十四畝川地，換我兒子行不行？」張長福望着大家的臉。

「你兒子怎麼咧？」

「鬧年饑把他賣啦，我還會翻了身，我想把他分回來，聽了半天，勝利果實單子裏沒有他。我甚不分，心上也不難受。我老婆想我家鄉小，倆隻眼都哭瞎啦！」老張說着眼裏簌簌的落下淚來。

大家都怔住，誰也沒哼聲。

## 二

這天晚上，我和張長福坐在地主的暖窩裏，炕櫃上放着一盞小麻油燈，地爐子裏冒着紅火。老張怕冷，坐的靠着火；吧嗒着小煙袋，講他賣兒子的故事。

下面是我記的他的話：

我今年五十咧，整扛了一輩子大活。『老天爺餓不死瞎眼的雀，』我一輩子遭的罪，可數不清咧，總沒餓死，熬過來咧。

四十歲上那一年，我娘死咧。我在本村老財主張從周家扛長活。那天我給財主磕頭，說我娘死咧。老財主坐在椅子上，呼嚕的抽着水煙袋，笑哈哈的說：『長福你家裏出了事，手頭上要是

不方便嘛，只管言喘。」

我上想：「我這會可不上你的套，年時我借了你六斗糧，過大秋你扣了我一石糧！」

「棺材，裝廓……都有嗎？」老財主噴了口烟說。他提我心上可毛咧！我家裏吃上頓沒下頓的，那裏還預備下棺材。老財主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：「有爲難的只管言喘！」他笑了。

財主下大網要捉窮人，明知道是網，可非鑽不行。我娘一死我借了老財主二十塊洋錢，才把她埋到土裏。她老人家一入土，我把八畝山崗子地寫給人家，一個月還跟着五分利。

這年冬天，財主打城裏帶來個日本洋狗，見人就咬，天天脖子上帶着個鎖鏈子。那天也是該我倒霉，我到後院子裏喂豬，正趕上洋狗脖子上的鐵鏈子開咧，牠一見人就撲過來，把我的棉襖，棉褲都撕了個稀八爛泥身上下咬了個血糊塗……。

「救命呀，救命呀！」我拚命的咋喝，拚命的跑，越跑狗越追。

前院子過來幾個人，拿棍子把狗打跑了。我躺下再也動顫不的。扛大活的二順，拿了付門板，把我抬回家裏。我女人就哭的閉了氣；我家猴小吓的直叫「媽呀！媽呀！」

「猴小他媽這都是咱的運氣，該着倒霉！」我這麼勸她：「你還記着：今年過年的那天，耗子咬了咱的餃子嗎？」

「我就不信挨刀的張從周。狗咬死人也白咬啦！養個死狗爲咬人哪！」猴小他媽哭着直

罵。

聽說張從周回來，曉得他的狗咬了我；高興的笑着，買了兩斤牛肉來喂狗；挺着大姆指頭對人說：『這是個狼，差點把張長福吃了！』

我女人聽見這話氣了個死：『我就不信咱白讓他咬了，你不找他去，我去！』

她說着領上兩個孩子，就去找張從周。吵了一頓，張從周打發扛活的，送來二斗穀，說是叫我養傷。並且說我下半年的工錢，也不用往出退啦！眼看離過年還有兩個月。

二斗穀還不够吃一付藥的。一冬連吃帶紮古病，到年一算洋錢一花就是六十多塊；一年的工夫錢花了，還差四十多塊。

這時候，我也下地咧，賬可逼的挺緊，眼看過不去年。我拉着個棍子，上兩回財主的大門，人家故意不見，說：『不在家！』第三回在門口碰上啦。老財主滿面笑容的問：『你好啦？』

『二叔，好啦！』

緊接着我就把過不去年，借錢的話，對他說啦。張從周搖搖腦袋，捋了兩把小鬍子：『你瞧這年頭，緊成個甚。我也是非打饑荒過不去年啦！』

財主說着就走咧，吆喝着扛活的刷大門，預備貼門神爺。

我碰了個釘子回來。又託我的近臨王玉林找主賣那八畝山崗子地。他找了幾天都碰回來。

『我看一客不犯二主，你這八畝地給老財主，再叫老財主多花幾十，賣給他算啦！』王玉林跟我這麼說，他嘶嘶地抽着牙縫子，樣子很煩愁。

『二哥，你瞧着辦，老財主收地咱就寫給他。』

王玉林跑了兩趟，老財主一口咬定：『這年頭誰要幾畝老山崗子地呀，一年打不了幾口斗袋糧，他要過不去年，就把他那個小兒子賣給我，我給他四十塊錢！』張從周沒後，想買個兒。

王二哥回來一提，我婆娘哭着，鬧着：『賣我，也不賣他，誰要我兒，先要了我的命！』我那個十三歲的小女兒也哭，我家猴小也哭，……一家子哭的像殺了親爹。

『誰也別哭咧，餓死也不賣我家猴小子！』我抱過猴小子來親了親。

這一鬧，可把張從周惹惱啦！緊接着就打發作活的來討秋天的賬，算了算連本帶利該着五十多塊。把我一家子賣了，也還不起他的賬。

把我愁的拿着根繩子去上吊，我女人把我解下來，一家子四口子抱着直哭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天剛亮。財主又打發人過來，坐着催錢。我女人看着沒辦法，悄悄的把我叫到窗外頭，沒說話兩隻眼裏，淚就下來咧：『把咱猴小，叫殺千刀的，零刀副的張從周領走吧，要不逼死了你，俺三口子也一個活不成！』她說着就哭的噎住，我心疼我的孩子，可是越想越沒法。這天下午，又把王玉林找來，他到張從周家跑了一趟，就說成啦。連前頭五十塊，又加上個四十

塊：叫我寫了一張九十塊賣兒子的死契。

文書一拿來，我女人就哭的死過去：『我的兒呀，我的兒呀，娘再也見不着你啦！』

張家那頭派來個女人。她坐在炕沿上，拍打着我家猴小他媽：『大嫂，你難着這麼想不開，猴小，到人財主家，吃的是甚，穿的是甚；比跟着你吃糠嚙菜的強個一百成。長大了，財主有錢，人家要送到太原府上學……說不定還有個縣長的命啦！』

『甚我也不想吃，我捨不了我娘！』我家猴小，抱着他娘死也不鬆手。

他這一說，一家子真像刀子挖心一樣，四口子人都哭的放了聲。

這工夫，張從周又派了兩個人來。猴小打着鬧着，死也不跟上走。我把猴小摺上，哄上，送到張家的大門。人家把孩子接過去，把我推出來。我站在門口，聽見猴小叫喚：『爹呀！爹呀！』

我跑進大門口，想再看看他，可是頂頭遇見張從周，手上拿着個文明棍，見了我瞪着眼：『去！以後少上我這個門！再來，我揍你個驢日的！』

『二叔，我看猴小他哭咧！』

『他死活，用不着你管！』回頭叫人把大門關上。

我站在張家大門外頭，放不下心，怕孩子叫喚，死活不想回去。看看天黑了，烏雲早就嚴了。

天，緊跟着，一片一片的飛起雪來。我蹲在張家大門口上，一袋一袋的抽旱烟，雪越下越大，冷的混身直哆嗦。我耳朵裏老是聽見像猴小哭，我伸伸手摸摸大門口的鐵了吊，拍了幾下：裏邊一點響動也沒有。

遠遠的看着，大道上過來兩個人，一大一小，我遠遠的就認出來，是我女人帶着我家小秀。她們一看是我，兩個人放開嗓子哭咧：『猴小他爹，我打老遠就聽見我家猴小哭咧！』

『我也聽見猴小哭咧，爹呀，你看見猴小子嗎？』小秀拉住我的破襖。

『沒啦！』

小秀個孩子家，啥也沒話，楞楞撞撞的過去就砸財主的大門；她媽也拿了塊大石頭，叮叮噹噹的把個大門打的山響，這可把財主惹惱啦。

裏邊有人出來。大活，小活……拿着紮槍出來。凶的像瘟神爺，一見是我，就狠狠的踢了我幾腳。

『黑天半夜的，你們是砸明火怎麼的？』

緊接着張從周拿着快槍出來。一見我家三口子就火咧，跳着腳罵：『操你祖宗的，你明火打槍不是？這還有點王法沒有？黑天半夜的砸大門哪？操你祖宗的！』

『叫我看看我家猴小吧，我給你磕頭！』我女人跪在雪地上。

● 8 ●  
個月的苦工。

### 三

老財主罵了一陣，吆喝着長工把我綁起來。連夜綁着送到日本衙門裏。吊了一晚上，罰了三個月的苦工。

我又回到吳家灣，一進窖，裏邊涼鍋冷灶的，叫了兩聲也沒人應。摸摸鍋，涼涼的；摸摸炕，涼涼的。跑到鄰家對門王玉林的家裏。王二哥沒在家，她婆姨坐在窖裏。

『二嫂，我家小秀她娘呢？』

她一見是我就哭咧；一五一十的告訴我：小秀她娘，天天蹲在張從周的門口上，等着我家猴小，一天正好我家猴小出來。她想孩子想瘋了，撲過去把孩子抱起來就跑。張家人追出來，噼噼啪啪的一頓打，把孩子搶過去。打的她動彈不的，小秀那孩子，硬把她娘揹回來。

過了兩天，小秀她舅舅過來把她接了去。

.....

我打王家出來，爬了一架嶺，翻了一道大溝，走到于家疙瘩，到我丈人家裏。小秀她大舅，正叼着煙袋站在門口。他一見我過來把我叫住，帶到窖裏。

小秀她娘躺在炕裏頭，瘦的像個蠟人。她一見我就哭的噎住，半天喘不過氣來。

「你回來啦，我就心這一輩子，見不着你咧！」她哭，小秀也哭，我家三口子哭了過半天。她大舅也掉了眼淚。

我家三口子，也沒敢搬回吳家灣。把小秀她舅兩孔爛窖收拾收拾住下。我就在這村裏給老財扛上長活。小秀十八上那一年，給她招了個女婿。我一家四口子，又搬到吳家灣來。

甯給張家的那個猴小子，這幾年也長高了，長大了。那天他拉着個大駱駝到河裏喝水，我打旁邊也叫了一聲：「猴小！」

「爹呀！」他兩隻小手撲過來抱住我，眼淚撲打撲打的直掉。

「猴小，叫爹親親你！」我緊緊的抱住猴小。

小孩子也有個小心眼，他兩隻小手推開我；他怕叫張家人看見，趕緊拉着駱駝跑了。就打這一回，我天天旁黑，在河邊上等他；看着他，飲駱駝。他看見我就眼淚汪汪的，望

着，看看沒人，他就喊聲：「爹呀！」

一有人過來，他連頭也不敢抬，拉着駱駝走啦。

我回來也不敢跟他娘說，怕她聽見猴小子不放手。

那天，我家小秀在河上遇見他：「猴小，你認得姐姐嗎？」

「認得！」猴小說着淚就流下來咧。

「你等着，我叫咱娘去！」小秀回來把她娘叫去。

她過去就撲到猴小子身上，哭的噎的出不來氣，娘抱着兒，兒抱着娘。直哭到太陽落了山。張從周派人來找駱駝，才把猴小子，死拉活拖的拉回去。

聽說張從周，這天晚上，把猴小打了個半死。再不叫他來飲駱駝。

他娘見過猴小，想的天天哭，哭的兩隻眼都看不見啦。我也病的起不來炕，兩條腿見風就疼。虧了小秀她女婿，給人家扛長活，一年賺七八石糧。就這麼吃糠嚥菜的，飢一頓，飽一頓的混。

前幾年，八路軍過來，我家小秀當了個婦女會；她女婿當上民兵基幹。

張從周個灰鬼，把土地房產全拋下；帶上大小老婆，帶上我家猴小子上了太谷縣。小秀她娘兒想的得了心口疼的病，見不的風，一見風就疼。

小秀在去年添了個小丫頭，又得服侍她娘，又得管村裏的公事，做鞋，做襪子，……：勞軍，開會，一個人頂兩三。

今年土改，大家挖窮根，一挖就挖張從周身上；張從周吃的是窮人的，喝的是窮人的。我家祖宗三代，盡給張家扛長活。大家選來選去，選上我個貧農會長。

大家鬥爭，大家勝利；我勝利果實什麼也不要，我要分回來我的兒子！

全鄉貧農大會上，作出了決議：「張從周買來的猴小子，歸他生父領回去。」

打上兩個月，民兵們就把張從周捉回來，誰也沒問過猴小子。區長爲了這件事，特別把張從周叫來，問清了猴小的地方，派了十幾個人，去了半拉月，把猴小子找回來。

猴小子回來的那天下午，張長福一家子，都跑到村公所裏。三四年沒起炕的娘，也拉着個棍子出來，她臉上又是淚又是笑。

「這個天可翻過來了！這個天可翻過來了！」她坐在窑洞口上，見人就笑。

猴小子長大了，長了一桌子高；黑黑的臉上，帶着個小皮帽子。他一進來就向着他娘撲過去：「娘，我回來了！」

「猴小，是你呀！」他娘把兒子從頭摸到腳，從腳摸到頭，直摸了抽袋煙的工夫：「長這麼高了！」

「兒啦，爹作夢也想不到你回來啦！」老張長福哭一陣，笑一陣；摸摸猴小子的腦袋，又摸摸猴小的帽子。

猴小子拖過小秀的女孩子：「你瞧孩子都這麼大了！叫舅舅！」

.....

分地委員分土地的時候；給張長福分了十四畝水澆地，三十畝山崗子地。分了張從周的五孔大石頭窖。

猴小子打從小就學養駱駝，又分給猴小半個駱駝……。

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，脫稿於山西臨縣吳家灣村。

## 金戒指的故事

——記一個解放戰士的談話——

一九四八年的夏天，我從山西過黃河到陝北，騎着一匹老驢子，翻山爬嶺的走了一天。第二天打算一清早趕涼快走，沒料着這匹老牲口，一夜沒有吃一口草，躺着，打也打不起來，原來牠病了。

終於，找來個獸醫，在牲口胸脯子上放了血，又擰着躍了半天。古搗的天過了晌。大家勸我們多住一天，等牲口好了再走。

我住的窑洞隔着一道牆，就是傷兵醫院。早晨，就有幾位掛彩的戰士，過來幫着我們瞧牲口。他們一聽說我當天不走了，就有幾個拿着信封信紙，叫我給他們寫信。幾個人都是寫的家信，最後一個叫徐二海，他叫我寫信是給他連上指導員，說他的傷口已經好了，馬上就要回去，